

doi:10.13582/j.cnki.1674-5884.2017.04.029

淡烟流水画屏幽

——宋词里的女子闺房名物考证

雷艳平,葛佳宁

(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,湖南 衡阳 421002)

摘要:宋代女子的闺楼一般在住宅建筑的西边。闺房在闺楼的第二层,由楼梯、门、户和扉、窗以及栏杆构成。闺房之内有窗帘、镜台、铜镜、香炉等日常用品,陈设有床榻、绣被、枕头、帐幔等寝具,还收有妆奁、香帕、褙衣、扇子等女性物事。女子的日常生活都在闺阁之中,这是女子的安身立命之地。

关键词:宋词;闺房;女性;名物

中图分类号:I207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4-5884(2017)04-0121-06

养在深闺人未识,这是多数宋代闺阁女子的宿命。宋代民居,大多乌瓦粉墙,飞檐翘角,背山面水,错落有致。小巷曲折,门前屋后栽种植物,环境恬静、幽雅,闺楼的位置在宅院建筑的西边。从总体上说闺楼较其他建筑矮小,多为闭锁结构,以含蓄内敛为特点。闺楼有两层,闺房一般在二楼,外有栏杆、画窗、吊斗型垂拱等,门比较狭窄,里面空间也比较小,显得幽闭。宋代民居多已淹没在历史河流,“婺源李坑”是目前少见的保存得比较好的北宋古民居,留有闺楼,这难得一见的宋代闺楼正具有这样的特点。关于古代闺房内的装饰与摆设,明代秦淮寓客的《女史》卷一《闺阁部·六之供》说闺房的陈设有:“名香、瓶花、画屏风、髥几、碧纱如烟、蔷薇露、拭巾、雏侍史。”^[1]当然这只是古人心中女子闺房选器的理想状态,每个朝代每个女子闺房的具体陈设是不同的,我们探讨的只能是宋代女子闺房一般有的陈设。基于存留的宋代闺房实物之少与本文研究的重点,笔者只以词为主要着眼点勾画宋代闺房的大致印象,如雾里观花、水中望月般瞻仰一番她的风姿。

1 闺房构成

1.1 楼梯

由于闺房在二楼,这样女子上上下下不可避免的需要楼梯。魏夫人的《阮郎归》词可以窥见女子闺中生活和楼梯的关系:“楼上客,鬓成丝。归来未有期。断魂不忍下危梯。桐阴月影移。”^{[2]268}女子是居住在楼上的,因为心情烦闷,以至于不愿意从楼梯上走下来了。莫将的《浣溪沙》词也有看出女子从楼梯上下的情形:“宝钿绀裙上玉梯。云重应恨翠楼低。愁同芳草两萋萋。”^{[2]895}整部宋词里常把梯子称作“玉梯”,但实际上梯子一般是“木梯”,梯子较窄,仅能一两人并排上下,这是因为闺楼较小,窄梯有利男女大防,合乎礼教。

1.2 门、户和扉

古代门与户有别,一扇曰户,两扇曰门。又在堂室曰户,在区域曰门。唐宋时期,这个“户”字似正处于现在意义上的门到窗的过渡期,既指门也指窗。晏几道的《蝶恋花》词中:“珠帘绣户杨花满。”^{[2]223}

这个“户”字指的应是窗户。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：“落日绣帘卷，亭下水连空。知君为我新作，窗户湿青红。”^{[2]279}有绣帘的当是窗。很多情况下，户指的还是门，如柳永《斗百草》：“冷落踏青心绪。终日扃朱户。”^{[2]14}王观《天香》：“矮钉明窗，侧开朱户，断莫乱教人到。”^{[2]260}明显指的是门。门扇就叫扉，门和户、扉，都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门，深居闺房的女子通过这扇门出入。闺房的门，无论“玉户”“金户”“瑶扉”，都是木质材料。富贵人家一般刷漆成红色，这从“朱门”“朱户”“丹扉”这些词语的广泛运用可以得知，朱门上还有金兽咬着的门环，李商隐有诗：“金蟾啮锁烧香入。”（《无题》）欧阳修词也写到：“铜荷融烛泪，金兽啮扉环。”（《满路花》）^{[2]154}这个门环做叩门之用。也有“绣户”，即在门上还有一些雕绘华美的画，“朱门绣户”是富贵人居所的气象。普通人家闺女的门就只能称为柴扉或柴门，不是说这个门由柴草编成，只说明门没有艳丽的色彩，较为简陋，“竹扉”倒有可能真是竹子编造的门。

1.3 窗

没有了窗的存在这闺楼中的世界就如同监狱，知缘村《闻香识玉》这样描述宋代闺房的窗：“‘绣楼’窗子一般比较封闭，可上下开合。窗花与雕饰棂格间刻有倾斜的‘槽儿’，仅能露些许光线。一来是防他人偷窥，二来是突出一个藏字。”^{[3]416}窗子封闭，绝对不是没有意义，相反这窗具有非凡的价值：“关闭时，是隐秘空间，却仍有光线、声音出入，想象和聆听的悟入遂深；开启时，是天人合一，人是窗里的风景，风景是窗里的画，声、光、风、香，一切感觉之门打开，却又不是一倾而出，而是远近虚实、似有若无的如水彩湮晕着，如和风包裹着，却又不可触碰。”^{[4]111}窗和女子的生活息息相关，阮逸女描绘自己的生活是：“夜长更漏传声远，纱窗映、银缸明灭。”（《花心动》）^{[2]203}女子大部分生活在窗边度过：梳妆、做针线、裁剪、弹琴、吹笛、唱歌、休息，甚至寂寞、伤春都和窗紧密联系，窗和女子形成一种“倚窗佳人”的意象。宋词里窗的称呼非常丰富，有绿窗、红窗、琐窗等，事实上宋人的窗也是多种多样的，门窗等小木作在宋代已经非常成熟，《营造法式》用了6卷的篇幅来记述宋代的小木作加工技术，记载的窗有“破子棂窗”“版棂窗”“阑槛钩窗”等，以精雕细作为主要特点，一般以木为材料，也有用竹的。赵丽雅《中国古建筑中的窗》说宋代的窗格以直棂为多。棂子称为破子棂，截面呈三角形，外间里平，糊经纬或纸^{[5]51}。冬天用纸，夏天用纱，陆游《闲居初冬作》就曾提到“东窗换纸”。

1.4 阑干

女子的闺房在二楼，闺房外面就有栏杆，平日里女子不下楼的时候可以倚着栏杆远眺或者休息，宋画里出现了一种明清时期称为“美人靠”的栏杆，由寻杖、鹅项、托柱、槛面版、障水版、地袱组成，可靠可坐，由名称来看这是一种专门为女子闺房设计的栏杆。栏杆一般是木质材料，也有石质和竹子材料的，但是都相当少，宋词里有一种“玉阑干”的称呼，如苏轼：“柳丝搭在玉阑干。”^{[2]327}但是谭雪京《古来何谓“玉阑干”》^[6]一文对玉阑干进行了小考证，认为这玉阑干并不是玉石栏杆，而是古人对栏杆的一种美称，本人认为可信。木质的栏杆非常精美，《营造法式》上单列出的柱头雕刻就有多种，陈清波《瑶台步月图》中的栏杆柱头轮廓似海石榴，马远《王羲之玩鹅图》中的栏杆柱头雕刻小瓣仰莲，另外柱子也有粗有细，风格古拙、精美并存。栏杆是女子闺中生活不可少的道具，魏夫人思夫是：“明月西楼。一曲阑干一倍愁。”（《减字木兰花》）^{[2]268}李清照伤春是：“道人憔悴春窗底。闷损阑干愁不倚。”（《玉楼春》）^{[2]926}苏氏的词说得最好：“小阑干，深院宇。”（《更漏子》）^{[2]200}没有阑干，不成闺房。

2 室内陈设

2.1 日常用具

日常用具通常有窗帘、帘钩、镜台、铜镜、香炉、灯烛等。

窗帘。又称帘幕，在宋词中作绣帘、湘帘、珠帘、翠帘、朱帘等。帘幕低垂，掩护屋内隐秘世界不外露，也有隔光功效，使室内产生朦胧的光影，人和物倍感温柔绮靡，还可以挡风、遮雨，帘幕是宋人喜欢的装饰，在闺房中，帘是必不可少的。《释名》曰：“帘，廉也。自障蔽为廉耻也。”古人把帘幕和道德规范中的廉耻联系在一起，那岂不是没有“帘”就没有“廉耻”之心？作为贞静、娴雅的闺中女子怎可没有

“帘”？由此帘成为闺中必备用具，朱淑真的《浣溪沙》词说是：“小院湘帘闲不卷，曲房朱户闷长扃。”^{[21]1404}和窗帘搭配使用的有帘钩，用作卷帘之用。帘钩挂上去的时候窗帘打开，可以远眺：“远山将落日，依旧上帘钩。”（秦观《踏莎行》）^{[2]1476}帘钩垂下时，帘幕合上：“不如归去下帘钩。心儿小，难著许多愁。”（吴淑姬《小重山》）^{[2]1354}帘幕开合总关人情。

镜台。作为闺中女子，梳妆打扮是一项重要的义务和任务，“四德”之一的“妇容”要求女子穿戴整齐、素洁、干净，把梳妆的重要性提到道德层面来了。梳妆大事，依靠的用具就是镜台，晏几道词里的歌女临镜照影：“思量心事薄轻云，绿镜台前还自笑。”（《木兰花》）^{[2]234}镜台也叫照台，女子出嫁时还必须带上它作为嫁妆，《梦梁录》记载女子嫁妆：“花瓶、花烛、香球、沙罗洗漱、妆合、照台、裙箱、衣匣、百结、清凉伞、交椅。”^{[7]174}可见这东西对于女子太重要了。样式也多种多样，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上绘的镜台是桌子上有个镜架，镜架呈下方上圆型，镜子如一轮满月般镶在顶部，半圆形外围以灵芝状的镂空图案装饰，雕刻非常精致。《半闲秋兴图》中女子的镜台放置在一个小长桌上，一个像长凳似的镜架，上面斜镶一个圆镜。近年来随着宋墓的发掘，发现了不少镜台实物，皆是形态各异，可见镜台之普遍。镜台是不能移动的家具，对于需要“临镜纤手上额黄”的女子来说就显得不够灵便，那么就需要能够随身携带的镜子。对镜梳妆的仕女图如此之多，出土的铜镜如此丰富，可见这种手执铜镜在当时非常流行。宋代的苏州、杭州、常州等都是著名的铜镜产地。

香炉。说到女子，似乎就绕不开香味，香味的散发除却脂粉和体香，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熏香。熏香用的是香炉，宋词里提到多种香炉的名称：玉炉、金炉、兽炉、鸭炉等，这都确有其物，扬之水《古诗文物名新证》^[8]中有《两宋香炉源流一篇》对宋代的香炉进行了具体的考证，有宋人画作凭证，有出土文物实证图片，考证详备，可谓不留遗珠，这里不多啰嗦。女子使用的香炉和男子通用，没有特别的区分。李清照《醉花阴》：“薄雾浓郁愁永昼。瑞脑销金兽。”^{[2]1929}用的香炉是金兽。《浣溪沙》：“玉鸭熏炉闲瑞脑，朱樱斗帐掩流苏。”^{[2]1934}用的是鸭炉。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：“香冷金猊，被翻红浪。”^{[2]1928}用的是金猊，可知香炉的运用全由女子喜好决定。宋代女子喜用的香有沉香、瑞脑、龙涎等。宋人用香来消暑，周邦彦词曰：“燎沉香，消溽暑。”（《苏幕遮》）^{[2]1603}香更广泛地用来熏衣，如秦观词：“玉笼金斗，时熨沉香。”（《沁园春》）^{[2]1455}正因为如此，每当说到佳人的时候，手是“纤手凝香”，肌肤是“玉肌香衬冰丝縠”，总之，佳人的味道是香的。

灯烛。蜡烛和油灯是古代主要的照明用具，一般是富裕之家用蜡烛，清贫之家用油灯，当然这并没有严格的限制，比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载太子太师杜衍节俭：“在官未尝燃官烛，油灯一炷，荧然欲灭。”^{[9]116}也有用松脂照明的，如陆游《冬夜》诗曰：“昨者南山僧，松肪寄一车。可以照读书，坚坐待朝霞。”^{[10]425}不过闺房女子用松脂是少之又少的。闺房女子用蜡烛的比较多，如杜安世《惜春令》写女子春睡：“春梦无凭犹懒起。银烛尽、画帘低垂。”^{[2]173}这女子用的就是蜡烛。张耒《少年游》：“偎花映烛，偷传深意，酒思入横波。”^{[2]593}用的也是蜡烛，这是因为蜡烛不会产生强烈的气味和黑烟。也有用油灯的，如魏夫人《系裙腰》：“灯花耿耿漏迟迟。”^{[2]269}李清照《蝶恋花》：“夜阑犹剪灯花弄。”^{[2]1929}灯花是灯芯余烬结成的花状物，她们用的是油灯。蜡烛和油灯都需要灯座来支持，灯具大多为铜质或者陶制，式样很多，还有一个灯架支撑，邵晓峰《中国宋代家具》说：“搁在桌上的为矮灯座，立在地上的为高灯架。灯座多有较大的底座，以便于放置安稳，其底座形状有十字形、曲足形、屏座形、支架形和平底形等。灯架上部的造型也多变，除了出现最多的直杆形外，还有树杈形、S形、托盘形以及其他放生形等。”^{[11]73}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和《秉烛夜游图》都可以令我们一窥宋代灯具的风采。

2.2 卧具

卧具指女子睡眠的一般用具，包括床榻、枕屏、衾稠、枕头和帐幔。

床榻。古代的床既是坐具又是卧具，到了宋代也没分清楚。榻也一样，既可以供人躺卧休息又可以供人在上面睡觉摆放东西，而且还可以使人垂足而坐，都和现代意义上的床榻不同，本文讲的闺中女子的床榻是供其睡眠用的，是现代意义上的床榻。《半闲秋兴图》中有一个女子对着镜台梳妆，房间里侧的就是床榻。当时的床主要有木床和竹床、藤床、土床等，以木床最为流行，女子的床榻常称为“绣榻”，

是比较华丽的。床型一般是长方形,有4只床脚支撑,从《半闲秋兴图》来看,床榻是床面上没有围子,像栏杆一样围着床面的,但是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5件棺床中4件有围子,这说明有围子的床也有一定数量。夏日多用藤床,扬之水《古诗文名物新证》《宋人居室的冬与夏》一篇说“居室夏日或设藤竹为质的凉床”^{[8]329},这在词中也可得到印证:“团扇藤床花间错。雨边残梦觉。”(卢祖皋《谒金门》)^{[2]2408}团扇与藤床自然是女子夏季纳凉的景象。

屏风。由于床很多没有围子,所以在睡枕的一侧安放一个小屏风,这叫做“枕屏”,长度一般和床榻接近,比例比较低矮,有些像现在席梦思床的靠背,由于其小,又称“小屏”。像秦观的《浣溪沙》词:“漠漠轻寒上小楼,晓阴无赖似穷秋。淡烟流水画屏幽。”^{[2]461}这写的是一个闺阁女子的生活,“淡烟流水画屏幽”描写的是闺阁女子室内之景,这个画屏就是枕屏。《半闲秋兴图》中左边是女子对着镜台梳妆,右边是一个床榻,榻的最左端放着一个枕屏,很好地展示了宋代女子闺房的状态。枕屏的材质一般是绢罗、纸质、木质,还有用水晶和云母装饰的。女子枕屏最喜以鸳鸯为图案,王武子《朝中措》:“闲看枕屏风上,不如画底鸳鸯。”^{[2]2479}史达祖的《鹧鸪天》:“情艳艳,酒狂狂。小屏谁与画鸳鸯。”^{[2]2345}都可知女子闺房枕屏上绘有鸳鸯,田苗《宋代的枕屏》^[12]对枕屏有很详细的描述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衾稠。衾稠与女子身体接触最为亲密。宋代富裕之家一般用锦被,平民之家则用麻布被,当然这也没有严格的限制,比如范祖禹《司马温公衾铭记》记载司马光就是用布被:“被服如陋巷之士”。还有一种“纸被”,不过材料并不是纸,而是我们今天讲的丝绵,陆游《谢朱元晦寄纸被》诗说:“纸被围身度雪天,白于狐腋暖于棉。”可见这纸被柔软温暖。闺中女子用的被子具体用哪种材料已无具体记载,比较华丽倒是可以想见,李清照的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曰:“香冷金猊,被翻红浪。”^{[2]928}也就是说这被子的颜色是红色的,比较华丽。被面上还常绣有鸳鸯等图案,宋代女子对鸳鸯特别嗜好,朱植《点绛唇》里女子的绣被:“绣被鸳鸯,宝香熏透蔷薇水。”^{[2]3074}被上绣鸳鸯,柳永《浪淘沙》里女子所用的也是鸳鸯被:“几度欢歌散,香暖鸳鸯被。”^{[2]26}被子往往要熏香,晏几道《临江仙》说:“沉水浓熏绣被,流霞浅酌金船。”^{[2]222}我们可以认为女子的被子都是香气扑鼻的。

枕头。枕头为睡眠的另一重要用具。按材质来说常见的有瓷枕、藤枕、竹枕,按装饰来说有绣枕、鸳鸯枕、金缕枕等。瓷枕在宋代特别多,如今出土的宋代瓷枕形状各异,花色繁多,如故宫博物馆的北宋磁州窑烧制的孩儿枕,趴着的婴儿形态生动有趣。上海博物馆藏的宋代当阳峪窑花卉纹枕则图案典雅,宋登封窑鹿纹枕则鹿栩栩如生。瓷枕、藤枕、竹枕这些都只适合夏天使用,冬天用的是丝绵枕,绣枕就是冬天用的枕头,秦观《菩萨蛮》词:“虫声泣露惊秋枕。罗帏泪湿鸳鸯锦。”^{[2]459}女子的泪不可能流到帐子上,而是把枕头打湿了,这个枕头绣着鸳鸯。女子所钟爱的枕头图案还是鸳鸯,周紫芝的《西江月》:“翡翠钗头摘处,鸳鸯枕上醒时。”^{[2]876}蔡伸《菩萨蛮》:“鸳鸯枕上云堆绿。”^{[2]1014}这女子枕的都是鸳鸯图案的枕。无名氏《千秋岁》:“美景良辰莫轻拌,鸳鸯帐里鸳鸯被。鸳鸯枕上鸳鸯睡。”^{[2]3830}纵有夸张,也足见女子对鸳鸯图案的热爱,鸳鸯代表着爱情,对鸳鸯被的喜爱体现了女子对爱情的美好愿望。

帐。帐有时候称为“帟”,如柳永《浪淘沙》:“愿低帟呢枕,轻轻细说与。”^{[2]27}有时候则称为“帷”,如欧阳修《千秋岁》:“鸾帷凤枕虚铺设。”也有时称“幌”,如张先《八宝装》:“锦屏罗幌睡初起。”^{[2]27}当然更多时候还是称“帐”。纸帐是宋代比较有特色的帐,李清照《孤雁儿》有“藤床纸帐”^{[2]925}之说,林洪《山家清事》载有“梅花纸帐”,以透气的纸为帐,周围插上梅花,纸帐一般在冬天用,扬之水《古诗文名物新证》《宋人居室的冬与夏》一篇就送到了宋人居室冬用纸帐。夏天用的是透气性很好的纱帐,李清照《采桑子》有“笑语檀郎。今夜纱厨枕簟凉”^{[2]1309}之语。美人于帐中春睡,总是不经意间透出一点点香艳的味道,大抵因为这薄纱欲掩未掩,影影绰绰,使得人对女子玉体充满遐想。

凉簟。凉席是宋代夏日家居不可少的用物。李清照的《一剪梅》词曰: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^{[2]928},这簟就是凉席。簟纹如水,女子春眠其上,能显示出不同于男子的媚态:“簟纹双映冰肌艳。”(刘焘《菩萨蛮》)^{[2]693}“清簟枕钗横。”(王齐愈《菩萨蛮》)^{[2]357}肌肤和凉簟的颜色相互映衬,钗横鬓乱是男子不会具有的风情。宋代的凉簟主要由竹子制成,辛弃疾的词说:“方竹簟,小胡床。”(《鹧鸪天》)^{[2]1897}词里常有“湘簟”之称,湘簟就是湘竹编成的席子。也有草席,陆游的诗中有反映:“菅席多年败见经,布衾木枕伴

残更。”^[13]^[1340]至于词里常出现的“玉簟”,并不是说簟子由玉制成,而只是凉簟的一种美称。

2.3 梳妆用品等女性物事

女性物事包括妆奁、褰衣、香帕、扇子等。

妆奁,古代女子的化妆盒或者化妆包。宋代化妆品种类已经颇多,比如光妆粉就有“胡粉”“铅粉”“紫粉”等,宋代的妆奁内部容量较之前代大多了,出现了三四层结构的套奁。江苏武进村出土的南宋钱金仕女图多套套奁,形状为12菱形,由盖、中、底3层套盒组成,内置多个小盒,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小型化妆箱^[14]。除了套奁以外,宋代还出现了一种带抽屉的妆奁,由镜架演变而来,上面可以安放化妆镜,下面抽屉可存放化妆品,是一种镜台兼化妆箱的结合体。福州市茶园山许峻墓出土的剔犀矩形镜箱,木胎,髹酱红漆,外饰卷云纹,长25厘米,宽18厘米,高22厘米。镜箱为子母口,口部套一浅盘,置铜镜。内有3个小抽屉,分置香粉、粉扑、梳、篦等梳妆用品^[15]。妆奁的材料宋代有纯木制品,粉盒则多半为陶瓷制品。妆奁和女子日常生活联系紧密,宋词中常出现女子打开妆奁对镜梳妆的情景,张先《于飞乐》:“宝奁开,菱鉴静,一掬清蟾。新妆脸、旋学花添。蜀红衫,双绣蝶,裙缕鹌鹑。”^[2]^[71]生动展现了一个女子梳妆打扮的情景。

褰衣,古代女子的“文胸”。宋代妇女的褰衣又称抹胸或者抹肚、裹肚。一块方寸大小的布,紧束在前胸,只有前片没有后片,上面用以覆乳,下面可以遮住肚子。普通人家女子多为棉布制品,富贵人家女儿则为丝帛所制,并绣以花卉。宋代理学勃兴,妇女较之唐代越露越少,甚至包裹严实,颇难在图画中见到抹胸的风采了。北宋赵大翁墓壁画中有女子对镜梳妆的画,其中女主人身着红色暗花窄袖对襟旋襖,青绿色领抹,绣有花纹,里面穿着赭石色镶皂胸衣,已属难得一见。实物倒是常有出土,如福建福州的一座女墓中所出土的一件,制为双层,表里均以素绢,内絮少量丝绵,长55厘米,宽约40厘米;在抹胸的上端及腰间,各缀有帛带,以便系扎。宋词中对“酥胸”的描写时有:“系裙腰,映酥胸”(欧阳修《系裙腰》)^[2]^[153]、“玉纤嫩,酥胸白”(秦观《满江红》)^[2]^[471],写“酥胸”时却没有附带加上抹胸,不知是否“酥胸”美于“抹胸”之故?

香帕,古代女子的“手绢”,可以擦汗、拭泪。那脂粉的香气,女子残留的体温,挥舞时的女儿情态,简直令人心神荡漾。宋代手帕的材质,多以绢、罗或者布制成。宋词里没少提到这种东西:“把鲛绡、淡拂鲜红面。”(李冠《千秋万岁》)^[2]^[115]“记得来时倚画桥。红泪满鲛绡。”(晏几道《武陵春》)^[2]^[256]“角簟衬牙床。汗透鲛绡昼影长。”(李之仪《南乡子》)^[2]^[348]无论掩面、拭泪、擦汗,都显得那么销魂。1992年江西德安出土一批南宋丝织品^[16],报告称其中有丝织的手帕,可惜没看到实物和图片,难以描述。田苗《女性物事与宋词》第五章《鲛绡粉湿,别泪犹香》对手帕的历史与作用、宋代手帕在宋词中的意象、与女性拭泪的关系等等,有详尽的论述,这里就点到为止。

扇子。挥着团扇的古装女子应该是现代人对古装女子最熟悉的印象,这也说明了扇子对女子的重要。宋词描写的女子或者“罢扇尽从容,半下纱厨睡”(陈亚《生查子》)^[2]^[9],或者“春山敛黛低歌扇”(欧阳修《玉楼春》)^[2]^[132]。女子的花容月貌在扇子的半掩之中显得那么娇羞可人。宋代女子用的扇子一般是团扇,也叫做纨扇,用以消夏解暑,多以丝绸或者纱做扇面,用竹木做骨架,团扇丰富多彩,比如前面提到的江西德安宋墓,宋墓的女主人右手拿着的纱质的彩绘团扇。扇面多以花鸟画、山水画、人物画为主。折扇在北宋初年由日本传进来,《皇朝类苑》有记载:“熙宁末,余游相国寺,见卖日本国扇者。”不过这种扇子极其少见,并没有在民间普遍流行开来,一般认为,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因为皇帝的喜爱,才在明初有了发展,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仕女执扇的画都是团扇,著名的扇面图马远《寒香诗思图》、夏圭《松溪泛月图》等都是圆形。

3 结语

闺房之于女性,恰如书房之于士大夫,屋内物品的摆设、布局的不同,器具的雅俗,依每个人的喜好、审美情趣和物资拥有而不同。名门闺秀可能用具考究,华丽大气;小家碧玉可能器物简单,朴素雅致;平

民之女,则可能柴门粗陋,荆钗素服,更谈不上“月满西楼”。恰如《红楼梦》之金陵十二钗,情态各异。多情的宋代女子在闺房之中度过她们的锦瑟年华,抒发她们的春恨秋悲,淡烟流水、画屏幽深与她们的情影构筑成一幅美丽的仕女图。本文从宋词中探索的是一般女子闺房的构成和生活必要陈设物,具体情况因人而异,宋代女子闺房那一抹香影在宋词之中只得以惊鸿一瞥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秦淮寓客. 绿窗女史[M]. 心远堂藏板, 明崇祯时期刊本.
- [2] 唐圭璋. 全宋词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- [3] 知缘村. 闻香识玉——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演变[M]. 上海: 三联书店, 2008.
- [4] 罗艳萍. 宋词与园林[D]. 苏州: 苏州大学, 2006.
- [5] 赵丽雅. 中国古建筑中的窗[J]. 文史知识, 1988(1): 48-53.
- [6] 谭雪京. 古来何谓“玉阑干”[J]. 文史知识, 1995(3): 111-113.
- [7] 孟元老. 东京梦华录·都城纪胜·西湖老人繁胜录·梦粱录·武林旧事[M]. 北京: 中国商业出版社, 1982.
- [8] 扬之水. 古诗文名物新证[M]. 北京: 紫禁城出版社, 2004.
- [9] 欧阳修.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(第七册)[M]. 李之亮, 笺注. 成都: 巴蜀出版社, 2007.
- [10] 陆游全集[M]. 张春林, 编.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1999.
- [11] 邵晓峰. 中国宋代家具[M]. 南京: 东南大学出版社, 2010.
- [12] 田苗. 宋代的枕屏[J]. 文史知识, 2006(7): 62-67.
- [13] 陆游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6.
- [14] 陈晶, 陈丽华. 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[J]. 考古, 1986(3): 247-261.
- [15] 福建省博物馆. 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[J]. 文物, 1995(10): 22-33.
- [16] 于少先. 德安宋墓出土丝织品与服饰初探[J]. 丝绸, 1992(9): 46-48.

(责任校对 莫秀珍)